周禮詳解

十

有小大則賞有等矣以六功言之王功為上戰功為下此六功之等也非特此也或有功於王而勳有小大或有功於國而功有小大事勞若一時有劇易之殊戰多若一敵有堅脆之辨則六功又各有等如此也勲之字從熏夫熏者火也火本在上其末在下卒歸乎上其功正施于國而上達以及王故王功曰勲功之字從工工興事造業而不能上達功正施于國則以興事造業為主名南言國君積行累功又言羔羊鵲巢之功致則功正施于國故國功曰功道為上業為下王以道而運天下者也諸侯以業而保一國者也故其命名如此庸者用也用者通也所施乎民庸則有功以其能變而通之然後使民不倦故有功于民則曰庸也事成于勤勞而廢于怠豫以力營事者勞而不敢逸然後有成功故事功則曰勞也治功則若辟草萊任土地之屬非强力則不能成其功故治功則曰力也戰則多算勝少算不勝其有功以其

先王於有功之臣其識之則欲其不忘其報之則欲其致厚銘書於王之大常使與日月同其光則識之而不忘也祭於大烝使與先王偕其勞則報之而致厚也夫藏在銘府書于宗彝亦所以識之也不若銘書大常之為可久崇以爵位賞以王田亦所以厚之也不若祭於大烝之為備物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銘書大常所謂記功也祭於大烝所謂作元祀也鄉王命君牙曰厥有成績紀於大常盤庚告羣臣曰肆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此意也必使司勳詔之則以有大功者其貳藏於司勳故也大功司勳藏其貳則以治功之約正掌於司約司勳則藏其貳以待政而已掌賞地之政令者蓋功有多寡有小大則政以正之令使為之亦如此也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則功大者其賞必重功小者其賞必輕賞功者仁也有輕有重者義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者頒賞以下也蓋上地將以授民而任之而賞功非王

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朝直遥反涂又作塗

量主量地之所容而涂亦量之則非特以知遠近之所至又以知其廣狹故謂之量人焉掌建國之法則以王國為主也以分國為九州則自王國而及諸侯之國列其地為九州也營國城郭則周營王國之內城外郭也營后宮謂周營后之六宮也凡建國王立朝后立市朝在前市在後必先市而後朝者先民而後公也道巷門渠有縱橫有廣狹皆量其地而為之制也王國之制既立然後都邑可量故造都邑亦如之也壘謂軍壁舍謂軍舍王師之所在有市有朝其衆之所聚而比內則謂之州其衆之所由而往来則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肆他歷反珥而志反祈音機陳去聲

羞羊肆與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同謂羞其體而進之也司徒地官故羞牛肆小子夏官故羞羊肆亦各從其類也羞羊殽者雜肉與骨謂之殽謂體解節折而進之也羞肉豆則醢人所掌四豆之實謂以豆盛其所實之醢而進之也珥於社稷謂新立社稷掌釁事也與春秋傳所謂衈社同義祈於五祀謂歲時於五祀有釁祈也與小祝所謂釁祈同義凡沈辜侯禳飾其牲者沈謂貍沈辜謂疈辜侯謂候福禳謂卻禍皆小子掌飾其牲也釁邦器及軍器者邦器謂禮樂祭器之屬軍器五兵鼓鐲之屬以厭妖釁則小子釁之也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陣必使小子掌之者以其掌釁社而軍法不用命者則戮於社故也然小子掌之亦以其用羊牲蓋羊性狠而軍法斬不用命者亦以其狠而違命故也祭祀贊羞受徹者羞謂始祭所進之物也徹謂祭畢所徹去之器也小子則贊其羞而受其徹也徹必使小子以小子之職所掌皆事之小者故也名官曰小子其義可見矣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濼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積與漬同

賈音古

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掌國火之官名之曰司爟者舉火曰爟則有見於上下也掌行火之政令者火之性無乎不在鑽則得之木擊則出之石夫遂所掌而得之日雷雨滿盈而得之電無常體也而託物以為體無常用也而因物以為用物雖資其利而固有燎于原者矣民雖賴以生而固有蹈而死者矣則其為害亦大矣先王由是設官以行其政令政以正之令使為之因時以有變因生以為用以救時疾以施刑罰其政令則與時偕行而消息盈虛無所於逆焉行火之政令於是乎在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者蓋人之為物灼之則以燭以燎爨之則以烹以飪燭燎以為明則納其氣於外烹飪以為養則納其氣於內逆而用之則强弱相勝而氣無以為均順而變之則休廢相治而疾以之救民於四時皆有癘以火生於木其氣性從之故四時各

是而灾則先王之政令可知矣凡祭祀則祭爟者舉火曰爟祭祀司爟故祭焉所以報其為明之功也凡國失火野焚萊雖非出於民情之所欲為然以其不慎則必有以懲之故其大則有刑小則有罪凡以應其罪之輕重而已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

孟子之言得道者多助則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則先王之固國者以道而已記之言大道既隱則曰城郭溝池以為固則先王之固國有在於城郭溝池道既得矣而城郭溝池之不立是知先王之道而不知先王之政事也亦何以保其固哉道本也政事末也本末兼備而不廢于一偏斯兩得矣周官掌固掌修

三鑿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設其飾以為美設其器以為備則有以聳觀瞻而備非常分其財用以給守吏則有以備積聚而待事時均其稍食以養守者則有以平給與而重守禦夫然後萬民可任而使各有職材器可用而使無乏事用其材則其所樹者也用其器則其所設者也如此則守者於是乎各致其守受法於掌固而不敢違也守者各致其守不可以有移也其有移也則受法於掌固以道之也則移甲移役與移財用而已蓋甲兵有時而不足用則無以禦患力役有時而不足供則無以就工財用有時而不足給則無以興事以其有餘者

移之以足一時之所須不亦可乎若守者則不可移故曰惟是得通又與國有司帥而致之則其移而通之無私也國有司謂司甲司財用之官也其帥而致之則以贊其甲其役其財用之不足者故也如是則可以扞虞矣思患預防之而已矣晝三巡之夜亦如之所以思患而預防之也夜三鼜以號戒者每巡則鼓鼜焉號則呼其守者名也戒則戒其守者之事也上之所言皆王國之守固也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則都鄙之事也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則王國都邑之竟也餘見傳若有山川則因之謂因之以為阻固夫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因其高下自然之勢以為之阻固則其用力不勞而其為備也易矣夫先王之世以道德則明以仁義則修然後掌固之所守可賴焉若夫徒恃形勢之固而不知道德仁義之所本則將委而去之雖洞庭彭蠡何足恃哉此魏武侯保西河之固而吳起對之以

在德不在險者良有以哉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此周官司險之職所由設也掌固之職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司險之職掌以山林川澤之阻而先儒以在國曰固在野曰險者以此蓋司險之職於往來則欲其無不通於寇難則欲其有所扞能知阻而達然後以濟不通故掌九州之

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此則知阻而達之以濟不通也能設險以為阻然後有以待寇難故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植之林以為之阻固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此則設險以為阻以待寇難也所謂九州之圖山林川澤之阻則若職方氏所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所謂國之五溝五涂則若遂人所謂遂溝洫澮川此之謂五溝也徑畛塗道路此之謂五涂也惟有節者達之而無節者則不達矣蓋國有故則寇難不虞之時也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況國故之時乎

掌疆 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

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治直吏反朝直遥反

先王于四方之賓客来則有以迎之去則有以送之因設官以候賓客之往来而迎送之于其道路此候人之職所以立也各掌其方之道治則四方賓客之来與其歸也候人掌其道路之治治謂出入迎送治其事也禁謂止其所犯若傳所謂壞其館垣之瀨是也令謂令使為之若傳所謂教其不知恤其不足是也以設候人則方各設其人以候四方之来有治事于王室者入則帥而致于朝歸則送之至于竟也國語言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其言曰候不在疆又曰候人為導者皆以此也毛詩之言候人乃以刺曹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者蓋先王之設候人以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為之其職畀其事徽非賢者之所宜處也曹共公以君子任其職宜詩人之所刺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慝他得反搏音博諜音牒降戶江反

環之為物內好一其肉好皆旋之而不可窮也名官以環人有取於此蓋環人之官于將戰則掌致師於治軍則察軍慝于有故則環四方之故于有間則搏諜賊于有事則訟敵國于不服則揚軍旅于来服則降圍邑則其于巡察內外若環之始終相循而不窮也故謂之環人焉兵法曰善戰致人而不致于人致師則兵法所謂致人也我師兵無動而致敵使来以逸待勞故勝之矣左傳言致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此皆謂致人也察軍慝謂軍旅之在內奸慝而未發者則察之所以治內也環四方之故謂四方有兵戎之故環而巡之使不得合黨締交也搏諜

賊謂間諜之賊則搏之所以除邦國之間也訟敵國謂邦國有爭往與之訟曲直所以平邦國之爭也揚軍旅謂負固不服者則揚武事以威之也降圍邑謂邑之叛者圍之來降則受之也凡此皆環人巡國之事故先言巡邦國而繼之以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也夫司馬之掌軍政固足以威天下而使之無不服矣又設環人之官使之所掌如此則寇賊奸宄何自而作乎爭鬭背叛何自而萌乎思患預防于此為至矣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令力呈反

畚音本縣與懸同槖音託

日月運而為晝夜積而成歲時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而晝夜之晷有短有長先王由是分十有二時于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而為百刻寅申巳亥子午卯酉之八時每時各占八刻則合而為六十四刻辰戌丑未之四時每時各占九刻則合而為三十六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于是立挈壺氏之職以壺盛水而為漏水以正十二時之刻早暮之期于此正矣後世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此詩人所以刺也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者軍衆之所聚其聲讙囂其勢相遠聲音不足以相識號令不足以相喻於此有術焉非人人而告之也非物物而令之也立表於此彼將目擊而意會焉鄭氏所謂省煩趨疾便事者是也壺以盛水故以令軍井使知所飲也轡以駕車故以令舍使

知所説也畚以盛粮故以令粮使知所食也凡此三
者皆各以其物絜于竿首而表之使衆望而從之矣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㯻者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軍之所處其事尤宜致嚴故聚㯻警夜事惟聚㯻故
縣壺以盛水分刻漏也以序聚㯻則其擊㯻非一人
故序其先後分其人以直行夜是也及冬則以火爨
鼎水而沸之而沃之者以重陰用事水凝而漏不下
故以火爨鼎水使陽氣盛而水為沸湯而用之以沃
漏如是則凍釋而水下
無失于漏刻以分時矣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
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諸
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

相其事掌其治達朝直遥反　相息亮反

先王於祭祀賓燕之事未嘗不行射禮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預焉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面答君也孤東面佐王也卿大夫西面佐王也其摯三公執璧則以其有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三公之摯不序於宗伯而獨見於射人者蓋三公事道也王之所承有弗敢臣也宗伯之摯不序於其職而射人以主賓射為先則三公之摯言於此亦以見賓之而弗敢臣之意也諸侯在國則有君道故南面在朝則有臣道故北面也詔相其法謂朝射之法也詔相其事則謂若祭祀之事也射人之位不及士者蓋射人所掌賓射之禮故不及之記曰朝不坐燕不與謂之士是矣治達謂上有所治達乎下下有所治達乎上上治達乎下若誥命之屬是也下治達乎下若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射之為道利以直達

以為法因其動容而制之以為儀自王而下其耦或六或四或三其侯或三或二或一其樂歌則異節以至其容其獲其正皆有多寡之差焉此射之法也又烏有不正者哉以是法而治之則其敬見於內志正外體直持弓必審持矢必固揖遜有度早者不得以抗尊升降有序先者不得以居後恭肅之容和易之貌溫然可即有所不動而動必審則其為儀也又烏有不文者哉然法在彼也文在我也在我者雖足以自輯使不有以成之則怠慢而不振矣法者輔也正者正也正者雖得以自習輔者無以明之則曠誕而不行矣法為義而後設儀待法而愈和以射法治射儀又烏可少哉古之射者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而勝者則飲不勝者此射之所以有耦也侯受矢者也獲待獲者也容則待獲者所居正射者所志也所謂正鵠也節樂歌之節也五正五采之正也三正則三采二正則二采三侯熊虎豹也二侯則無虎一侯則

麋而已豻則夷犬也謂之豻侯則以豻皮為之或畫馬士以事四方為職以能勝乎夷狄者為善故射豻侯也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為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令平聲數所主反中去聲

倅七內反
從才用反
王大射謂將祭而擇士之射以貍步張三侯鄭氏謂貍善搏行則止而擬度焉蓋大射以擇士與祭宜擬度而取故也射則令去侯立於後者謂令負侯者也為將射故令去侯以矢行告者以高下左右告也卒令取矢則射畢令射鳥氏取矢也故射鳥氏曰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祭侯則為位者侯而祭之則神無所不在而君子無所不用其至與大史數射中者數射中者侯之筭也必與大史則以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故也佐司馬治射正則射之所志以不失正鵠為主司馬治之而射人位之也祭祀則贊射牲者祭祀王必親射牲示誠敬之盡親其事也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謂此也相孤卿大夫之法儀謂射法射儀也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謂會同朝覲用大夫為介以相禮與

士之有爵者為介則射人作而使之蓋射能扞患而有介之道也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則王之所乘不敢虛其位也令有爵者謂士也士卑不嫌於特尊也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者謂從王見諸侯也戒大史及大夫介者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衣服就館賜之時則射人戒大史及大夫為介於諸公者也大史與事者以大史主協禮事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名官曰服不氏者以猛獸非人所能服故也夫治人而已非政之至也鳥獸草木無不治然後為政之至故舜命益作虞則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先王之于鳥獸草木非不治之也然治之

為少若之為多養猛獸而教擾之亦以若之為主也故先教而後擾道而化之謂之教治而教之謂之擾教之而不服然後擾之也猛獸與人異類而可以教擾之者獨不聞養虎者乎時其饑飽達其怒心以虎之害人而能媚已者猶可以養之則養猛獸而教擾之不為過矣凡祭祀共猛獸則祭祀之蓋備物故也賓客之事則抗皮者抗之為言舉也若聘禮舉皮以東是也蓋聘禮庭實有虎豹之皮示服猛而有文故也射則贊張侯者凡射侯共于司裘張于射人服不氏贊射人張之也射則以旌居乏而待獲射中則舉旌而倡獲也抗皮贊張侯待獲皆服不服之意故服不氏掌之也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鳥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射食亦反 敺起俱反

鳶代專反
夾音甲

新經云云掌畜供膳獻之鳥則射鳥氏掌射鳥亦以共膳獻之用也然掌畜以養鳥而共之射鳥氏以射鳥而共之鳥善汚人毆之所以致潔鳶善取物毆之所以去害故祭祀賓客會同軍旅皆毆之也射則取矢蓋以射為事故也并夾則鍼矢之器也故矢在俟高則以并夾取之矣

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襦汝俱反中音仲

以網係鳥謂鳥以羣集人所惡也鳥以羣集可取而備用故於羅氏掌羅烏鳥然掌畜掌養鳥則羅氏取之而掌畜養之也蜡則作羅襦者蜡則歲十二月合萬物而索享之時也羅襦謂羅之細密者記曰鳩化

焉則王之膳羞賓客之禽獻之類皆掌共之也先王設官可以共祭祀共膳獻備器用者無棄物焉茍非政事之修曷能臻此

周禮詳解卷二十六

周禮詳解卷二十七

宋　王昭禹　撰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奠音定

掌羣臣之版治其政令而名官曰司士者蓋自公至士皆事人皆事事故合而言之謂之司士也羣臣即

下文公孤卿大夫士也版籍也羣臣之版謂書其名于版也總謂之士者士始附于版推其本而言也治其政令則即損益之數與辨其歲年貴賤之等是也損益者謂爵有黜陟人有存歿也有損有益則有登有下其數有多少辨其年則以知其齒之壯老辨其歲則以知其任之久近貴謂大夫以上賤謂士以下邦國謂諸侯也都謂大都小都家邑也縣鄙謂六遂也言六遂以見六鄉卿大夫謂王臣及諸侯之臣與位都邑者也士謂卿大夫之適子已命者也庶謂卿大夫之庶子未命者也以詔王治則告王以所當進退者資于尊而為人之所奉承者爵也凡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皆所謂爵也別其功狀而報之以利者祿也自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上至君十卿祿皆所謂祿也爵以稱德非王爵之則無貴也故以德詔爵也祿以報功非王祿之則無富也故以功詔祿自下徹上凡有所成者皆事也事有大小能大者治大

能小者治小故以能詔事給以餼廩稱事而養之者食也食有多寡治大則其食多治小則其食寡事成於久然後食可定故以久奠食以德詔爵所以貴之也以功詔祿所以富之也以能詔事所以任之也以久奠食所以養之也於爵祿事必言詔者富之貴之任之王之事也食則有司之餼廩時定之而已故不言詔司徒言以庸制祿而司士言功者司徒主教民也故以民功言之司士言治臣也故以國功言之唯賜無常者賜出於王之私恩也恩有厚薄則賜有多寡又何常之有哉然賜必權時物而制數焉在王而已故不可以為常且賜而有常則辟無以作福矣此之謂不可以有司法數制之也爵祿事食則有常而賜則無常者以此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

方使為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相息亮反使去聲披方寄反

國中之士治謂治其進退損益也士謂初官為士者司士擯之以見王則受其摯而膳之也所謂膳其摯則入於王之膳人矣膳其摯以示納用其德也祭祀之事士之所當預者則司士掌其戒令詔相其法事也戒戒其怠忽令令其所當為法事謂事之存於度數者詔則以言告之相則以力贊之士之同姓而同位者及賜爵則呼昭穆而進之也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則以詔羣臣之政令以割制為事也故新經云云凡會同賓客作士從則使之從王也以司士

名官故作者士而已作士適四方使則奉王命而使適四方有以士者也為介則士為大夫之介者亦司士作之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者邦國之士皆命於王其任有勤惰有功過而爵祿有進退者則司士於三歲而稽考之此黜陟勸沮之法所以皆於王朝而國無異政歟春秋之世列國之君爵位名號皆自已出或祿或繼皆非王命而況於士任之進退乎孔子譏之豈非嘆王政之不行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大子之大音泰弗正國正之正音征

其居而衆者名之也凡國之政事者所謂甲兵之事也國子之於政非在于宿衛則在於守固也以德則有成以位則已命者國子也故事之事者使之從事而任之也以德則未成以分則未明者遊倅也故存之存者使之在學而養之也德可據也故使之修道可志也故使之學春合諸學則教之以文而順乎陽也秋合諸射則教之以武而順乎陰也學亦射也射亦學也以其學道於此故謂之學以其習射於此故謂之射也宫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教之於宿衛則之時也諸子春秋合諸學射學之時也其合諸射則正以待甲兵之事故也攷其藝而進退之則能者在所進不能者在所退也先王之時貴而國子賤而萬民其教之也文德武事無乎不備及其成也舉而用之以文則無不宜以武則無不及又況於公卿大夫涖職於外者其子弟宿衛於王宫涖職於内者其子弟守固於邉鄙内外相維休戚一體尤為王之所賴

歟則夫諸子掌其教治如此不亦宜乎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乘去聲屬音燭

夫地道尊右而人之左手足不如右強故車置有力之士謂之右而羣右之長所以謂之司右也羣右齊右道右也司右則掌其政令焉政以正之令以使之車之卒伍則車僕所謂車之萃也車之萃則有卒伍馬比其乘則比其乘之馬使齊力也屬其右之人使同心也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則以車右必任勇力之士故也五兵則司兵所謂之五兵是也蓋凡用五兵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

矣然後殳者擊之戈戟者刺之五者相須以爲用矣新經云云唐之獘也一旦有警而宿衛之士皆不足以授甲又烏知成周之法哉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宫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先悉薦反從遣並去聲使所吏反

荀卿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强先王所以成安强者固有道德之威然至尊之所在其出入起居必有勇力之士宣力以爲之衛焉此虎賁氏之職所以設也謂之虎取其勇猛而力謂之賁取其衆徵而利賁異於

維太常者以六人取其智之成也君德本於仁而仁必制之以義諸侯於義為未至焉故維其旂者以四人以其非義之成也以道觀之則何貴何賤是謂反行維之以人則遂分貴賤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取節於彼則不自有其貴也通乎此則先王制禮之意豈不微哉新經云云執戈盾則有利用勝物而不傷之義送逆尸則有出入往來不窮之義從車則有周行不殆之義觀先王之制作如此則其在服物之粗而天下之至順固藏於其間矣荀子曰禮樂法而不說揚子曰深知舟車宮室器械之所為則禮由己者謂此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

隅毆方良難音儺索音色方良注讀罔兩

時儺而毆疫其官名之曰方相氏者以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於季冬命有司大儺則曰旁磔以方之所在非一方凡儺皆以毆陰慝而除之也方相氏以狂夫四人為之則狂之疾以陽有餘然後能勝陰慝故也掌蒙熊皮則取其以毅而致果也黃金四目則取其視無所不見也必以黃金則黃者中之色金則剛而明剛中而明則察見陰慝而制之也執戈所以勝物揚盾所以自衛皆所以致其威也帥百隸而時儺則帥罪纛隸之屬也時儺則以時而儺也月令於季春之儺則曰畢春氣仲秋之儺則曰達秋氣於季冬則命有司大儺是也以索室則以室者陰慝之所藏也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

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王之吉服有六大僕正王之服則王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王之所立有位大僕正王之位則王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出王之大命則宣之於外也入王之大命則納之於内也先正王之服位而後出入王之大命則能正位然後能凝命也大僕之出入王之大命特以其在王之左右為王之侍御掌趨走奉行之事而已若夫書之言龍作内言詩之言仲山甫出内王命則異於是矣掌諸侯之復逆者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諸侯邦國之君也有君道焉三公公卿朝廷之臣也有臣道焉故諸侯之復逆大僕掌之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小臣掌之以尊卑明君臣之分也王眡朝謂眡治朝在路寢門之外也大僕在路門之左也既眡朝而入則又前正位而退也故入亦如之也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
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路鼓王鼓也名之曰路以人道于是為大矣又且四面以象道之無所不通也夫惸獨老幼謂之窮民以其惸獨則無助而可誣也以其老則無力而可侮也以其幼則無知而可罔也夫先王之于民為其憂之在内而不能自直者又命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其外至而達之自外至者于大寢門最近焉則欲其聞之速也必以路鼓則亦欲四方無所不達遽令聞四方遽急之事而以言告于王者也二者皆欲其聞之速先窮者則欲速達甚于遽令矣先王之憂民也一何厚哉聞鼓聲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御僕下士十有一人以序守路鼓御庶子乃其屬也聞鼓聲速逆之欲速以其事聞也

祭祀賔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於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縣同懸勞去聲相息亮反

祭祀吉禮之事也賔客賔禮之事也喪紀凶禮之事也事既不同王之服位亦異故大僕正之詔法儀法見于度數者儀見于動容者皆大僕以言告之也贊王牲事謂祭祀王射牲與割牲之事也新經云云王

則無與修其身一身之不修則無以治天下故其建官尤重于侍御之臣而大僕則下大夫二人為之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則王之視聽言動何患于不正乎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周官之設大僕所掌如此豈不謂知要哉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則戒之以永弼乃后于彝憲而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者凡以此歟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大僕言出入王之大命則小臣掌王之小命其出入之亦可知也詔相王之小法則若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之類也小儀則若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之類也小臣言小法儀則大僕所謂詔法儀者乃其大者也大僕言詔而小臣言詔相則非特詔以言而又相以力也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以尊卑明君臣之分也正王之燕服位謂朝退適小寢燕居之時也若大僕之正服位無所不正也非特施於燕居而已王之燕出入則前驅亦謂燕私之出入也大祭祀朝覲沃王盥者以水盥手所以致潔小臣沃之明所以御王者蚤自潔于燕閒之中矣祭祀所以接神而朝覲所以接人濁穢者神人之所惡故也王侍從之小臣猶能御王以其潔又況其大者哉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則其所掌雖事之小者而贊詔之法則同也小臣者大僕之屬官也故其掌小事也如此若大事則從其長

復于王故帥羣有司而反命于王于不與之祭祀猶致嚴如此者蓋禮以祭為重祭以敬為先也誅其不敬者則祭僕眡而誅之也肆師誅其慢慢謂不肅也祭僕誅其不敬則非不肅之謂也凡不致急敕者皆是已大喪復于小廟者始祖大廟餘三昭三穆皆小廟也夏采復于大祖祭僕復于小廟不忍視其親之死將幸其生求之可謂盡矣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者謂非尊神則王所不與也故以王命賜之禽大都與家邑之祭祀亦非王所與也賜之禽亦以出于王命故也夫賜之禽則上以恩施焉致福者受而膳之則下以福報也夫下之報上也以惻怛致其愛唯恐其莫之盡也欲其福祿之高也以山祝之為不足而又祝之以如岡其福祿之大也以阜祝之為不足而又祝之以如陵欲其為下所厚不可得而壞也祝之以南山之壽欲其為下所益不可得而衰也祝之以松栢之茂無事之時至誠之願于王也如是

之至又况祭祀之致福豈徒行禮而已耶其于鬼神也必有至誠以感之其于王也必有至誠以致福者受而膳之所以能成多福矣言展而受之則以胙自外至受而膳王不可以不慎也此又祭僕所以忠其君者如此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翣所甲反盥音管

僕臣之附屬于尊者如馬之在御遲速緩急唯御者之聽故以御僕名官掌羣吏之逆者羣吏自士以下言之也若宰夫之言三公六卿大夫然後言羣吏之位是也宰夫掌治朝之法故叙羣吏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大僕掌王之大命故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王之小命故掌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掌守路鼓

達下情故掌羣吏之逆庶民之復謂之庶民之復則非萬民者也大司寇所謂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者而已故大僕言建路鼓以待達窮者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大祭祀相盥而登者相盥非沃也若儀禮所謂奉槃授巾是也登謂為王登牲體于俎也新經云云記曰誠信之謂盡蓋祭祀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非潔而不濁犧則誠有所不至信有所不孚尚何以致其感格之道哉則其沃盥而相之也豈特為虛文凡以致此儀也掌王之燕令則掌王燕居之令而已若王出而視朝之類則非其所掌也以序守路鼓則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以序更守路鼓以待達窮民與遽令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

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於小寢大寢

視之則延長故謂之延紐小鼻也綴於武上四旁笄
所貫以為固也五采繅謂以五采絲為繩如藻之文
以貫玉而垂於延之前後也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就
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然則冕之十有二旒皆用
五采而十有二就皆五矣玉笄者以玉為笄所以貫
也朱紘者其紘以朱所以結玉笄貫其上以象德也
朱紘屬其下以象事也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
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經
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
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瑱吐練反會古外反

諸侯之繅斿九就皆指上公之制言之也蓋上公九命衣服車旗之數皆以九為節故也瑶玉三采則亦德之殺也然則上公繅斿九就瑶玉三采非特不備物采之數而已其德則亦異乎王之全也故用瑶玉焉荀子曰雖有瑶之昬昬不若玉之昭昭則瑶者石物之美而似玉者也其不及玉遠矣采謂之繅則取名於水藻之藻也旒謂之斿則取名於旌旗之斿也其餘如王之事則玄冕朱裏延紐玉笄朱紘也繅斿皆就玉瑱玉笄此又總言侯伯子男之冕也皆就言繅斿皆有就也侯伯七命則七就也子男五命則五就也侯伯七命則七就而子男五命則五就者猶上公五采則侯伯止三采矣子男則二采矣以明德殺也蓋以典瑞言之公諸侯之圭其繅同於三采子男之璧其繅同於二采則冕旒之采亦可知矣玉瑱則以玉為瑱所以塞耳有反聽之意玉瑱以示反聽則前旒蔽明以示其內視也于諸侯言玉瑱則可知也

車之五兵則五兵之在車者司兵皆掌之也

周禮詳解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二十八

宋 王昭禹 撰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乘繩證反舍去聲

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謂祭祀軍旅會同之屬頒之以給用也萃之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濟之象

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祭祀授旅賁殳授故士之戈盾貳車也乘車也皆有戈盾焉則戒不虞豫防患者聖人所不敢忽也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此言祭祀授旅賁殳者蓋執戈盾而趨者謂軍旅會同之時也若祭祀則執殳而已故士則所謂王族故士也授以戈盾以其從王亦所以為衛也司兵言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亦授舞者兵以其通職聯事故也貳車謂副貳之車也有軍旅會同之事司戈盾則授之戈盾也乘車王所乘之車也司戈盾則建其戈盾而已旅賁虎士趨而衛王故亦授以戈盾虎士則虎賁氏之屬其徒八百人是已及舍則王所止之地也設以藩盾所以藩衛之及王行則無所用焉故歛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中音仲箙音服

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授射之射並食亦反椹張林反夾古洽反豻音岸又音鴈使所吏反枉紆往反絜古結反矰音增茀孚忽反痺方二反散素旦反

考工記曰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来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則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以其強也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

獸者以其弱也唐弓大弓授學射者使者勞者以其得强弱之中也鄭氏謂甲革革甲也質正也樹椹以為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强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其矢箙皆從其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盛百矢是矣書及傳皆云形弓一形矢百則矢之從其弓其數宜如此凡弩夾庾利攻守鄭氏謂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疾也唐大利車戰野戰鄭氏謂進退非强則不及也八矢之用枉矢絜矢皆可結火以射敵殺矢鍭矢皆可伺候射近者矰矢茀矢皆可以弋射飛鳥恒矢痺矢皆可以散射是也六弓之名則王亦以其强惟强然後无所不服謂之王則以威天下為事謂之弧則以睽孤所利以勝堅為事故也夾庾以其弱惟弱則不可以獨用而其用亦暫而已謂之夾則以其射至弱必夾而輔之然後可用謂之庾則如露積之庾

須臾而為廪非可以為久也唐大則以其强弱適中而中者大之事也唐如荒唐之唐亦以其大故也八矢之名則枉取其曲絜取其約矢射以傷物又結矢焉于傷物為致曲也故謂之枉絜矢象焉則其用不可以不約絜之字從契則言約而不渝從糸則言約而不紆也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殺言中之則死鍭矢象焉言候而中也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蓋厚之也惟厚之是以候而中也矰矢結繳於矢孟子所謂思援弓繳而射之是矣茀矢象焉傳曰道茀不可行言草蕃而蔽道也以其蔽已以射以已戾物故謂之茀矢恒矢則以其用於散射可常用也庳矢象焉以其矢行而卑故也蓋散射用於射禮及習射之時非若火射弋射之類其矢行所以卑也枉矢殺矢矰矢恒矢者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庳矢者弩所用也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獘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獘婢世反從才用反籠魯東反更音庚

規者正圜之器謂之規則圜之至也弓强則往體寡来體多合多而圜弓弱則往體多来體寡合少而圜天子以威天下為事其弓則至强者也故合九而成規諸侯則以威一國而已故降於天子合七而成規

牲則司弓矢共其弓矢矣澤共射椹質之弓矢者謂
選士於澤宮而射也樹椹以為射正而司弓矢則共
其弓矢也選士而必射椹質取其能勝堅然後為可
用故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
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
祭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者大射謂擇士助祭
也燕射者謂燕飲而射也如數者謂如當射者之數
也蓋凡射每人一弓乘矢詩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謂是已并夾所以取矢之高者射鳥氏所謂矢在侯
高則以并夾取之是也司弓矢共之而射鳥氏取之
矣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則弓有六弩有四
各以其物色而共之也從授兵甲之儀則凡頒弓弩
其多寡之數一視兵甲之儀而已田弋充籠箙矢共
矰矢籠與箙皆所以盛矢籠以竹為之箙以革為之
故詩曰象弭魚服田弋之時則共矢而以其矢充實
於籠之中於田弋則共之而已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更謂償之也用於射而亡則不償弗用而亡者償之宜矣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抉古穴反

詩序曰繕甲治兵繕之為言善其物也繕人掌王之弓弩矢箙矰弋抉拾皆選擇其善者以共王用故以繕人名官弓弩皆所以射然用弓以手用弩以足則弓為貴而弩為賤惟弓為貴故凡為弓者必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古之制弓字者亦象弛弓之形欲有武而不用也惟弩為賤故張弩必以足而弩之字則以奴以奴為可使而賤故也故凡言弓必先弩矢為弓弩之用故先弓弩而後矢然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則睽而通之也故其字從八從十欲覆入之而不用也故其字從入不得已而用欲一而止故其字從一箙所以盛矢故言矢則先箙然箙所以節矢而矢所服也故其字從竹以箙矰矢則用諸弋詩曰弋鳧與鴈言其為取之小也詩曰抉拾既次抉右手包指所以開弦也拾者左臂裹以韋為之所謂鞲扞所以遂弦掌詔王射則告王以常射之節也贊王弓矢之事謂授受也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乘車上乘之車也充其箙則以矢實籠箙之中也載其弓弩則載之於車也既射則斂之謂収而藏之也詩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謂是已无會計以至尊所用不可以有司法數拘之也

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齎音咨下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使色吏反敦音對茢音列

戎右與君同車而在車之右執戈盾以備非常也執兵被甲以充役使故曰兵革使也詔王鼓以其節贊王鼓助達之也傳王命于陳中者以軍衆所在懼其有不聞故也會同充革車者蓋會同王乘金路而革車從行則充革車之左而弗敢曠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不敢曠左者不敢虛君位也左必式者不敢安君位也夫乘車之禮君處左車右處右僕處中故造車者必慎于左考工記曰終日馳騁左不楗指君而言之也所謂祥車曠左者何也蓋祥車者葬之乘車曠左所以空神位也盟則以玉敦

齊右皆前齊車也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王乘則持馬亦所以備駭輿之患也行則陪乘者謂王既乘而行則齊右在車右為參前也夫王弗乘則前馬方乘則持馬既乘而行則陪乘則齊右之嚴于事王而思患豫防无或須臾之離矣輿所謂載輸爾載將伯助予者豈同日而語哉有牲事則前馬者曲禮曰國君式齊牛蓋王于牲事有齊敬之心則必式齊右在馬前備奔驚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於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道右充道車之右道車象路也象路以朝夕燕出入而謂之道車以王朝夕燕出入无非道路也掌前道

式則下前馬與齊右凡有牲事前馬同意王下則以蓋從者非特以奉至尊以其詔王以車儀而儀之在物左右前後无乎不在則以蓋從者于下車亦以儀輔正王也然則王之五路而戎右齊右道右有其宫矣而祭祀田獵則不言其右者鄭氏謂齊右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戎路則兼田右理宜然也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軹音只軓音犯

五路以王路為大故掌馭王路以祀其官謂之大馭也及犯軷者謂王出郊以祀故有犯軷之事也蓋行山曰跋王將出封土以為山而祭之驅車轢之而去喻无險難也王自左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也新傳云云夫王雖侔神天而宰制禍福然王之所以有福而無禍者亦未始不本於神天之所為故出户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事則幽闇之中固有黙相之者矣及既祭也王使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軹謂兩轊也又祭軌軌謂軾前也祭軹與軌既畢然後飲則僕雖與馭並受其福而其所以受福者亦固有道矣新傳云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者爾雅曰堂上謂之步門外謂之趨則馭路之儀其疾徐進止固有節矣蓋行則欲其舒則歌肆夏所以節其行也趨則欲其齊則歌采薺所以節其趨也樂師則教樂工而歌其詩大馭則馭車而應其節此二官所以皆言之也凡馭路儀以和鸞為節和鸞皆金鈴

也鸞在衡和在軾凡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鸞之聲所以養王聽而匪僻之心無自而入矣然則王之行趨固有環佩之聲鏘鳴于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之聲相應于衡軾是以倫清而聽聰心虛而氣和有諸中必形諸外其形化其心與之俱此所以不待矯揉約束而所欲不踰矩歟記言步中采齊趨中肆夏者蓋誤矣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倅七內反守同狩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名官曰馭而戎僕之馭戎車齊僕之馭金路道僕之馭象路田僕之馭田路皆以馭

為職而名官曰僕而不曰馭者所以尊王路也戎車革車也而王乘以出則戎僕馭焉倅車副車也戎僕掌其政則凡以正之而已正其服則正乘戎車者之服蓋兵事則韋弁服故也然倅車貳車左車皆副也戎車之副謂之倅者若衆子之倅其嫡以備卒也有時而佐馬田車之副謂之佐者如衆臣之佐其君謂之卿佐也常以佐之為事道車之副謂之貳者世子之貳其父謂之貳儲也有故乃攝而代之其儀各有所主也犯軷如玉路之儀者王以兵出故有犯軷之儀田路不言犯軷則以戎路見之凡巡狩則戎車從馬兵車之會亦乘戎車也異于乘車之會乘金路矣掌凡戎車之儀戎以威為主甲冑有不可犯之色則戎車之儀可知矣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

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王敬賓客如祭故車右謂之齊右車僕謂之齊僕然僕以馭車而不馭不可以兼職故齊右兼祭祀賓客之事而馭則異官也金示儀之和故乘以接賓而朝覲宗遇饗食皆所以接賓也故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者法謂度數儀謂動容蓋王送逆公侯伯子男各以其爵命尊卑之等而爲遠近之節行人所謂上公九十步子男五十步與司儀所掌有車逆拜辱及出車送之法儀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象路道車也巾車言象路以朝而此言以朝夕燕出入則道車非特以朝而王之燕出入亦乘之以王之

朝夕燕出入無非道也故所謂朝夕與春朝朝日秋莫夕月之朝夕同也其法儀如齊車則其朝夕也其燕出入也其度數動容亦各以其等為之節也掌貳車之政令以其有故乃攝而代之故道車之副謂之貳車若典命言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是也政以正之令以使之皆道僕之所掌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令平聲比毗志反

田路則巾車所謂木路以田是也田不以禮則暴殄天物而木輅以明仁之施故王乘木路以田王行在鄙則去節故亦乘田路馬然王之所行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凡民之囏阸無不

賙馬則王之所行亦仁之施也掌佐車之政田車之副謂之佐車如卿佐馬常以佐之為事也記曰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則佐車于田獵可知矣設驅逆之車驅謂驅禽使前趍獲逆謂逆還之使不出圍也令獲者植旌則以告獲也旌有析而旌之之意服不氏曰以旌居之而待獲則告獲者服不氏也令之者田僕也及獻比禽則次其小大而數之大者公之小者私之也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者于所是則提之有提而弗棄非厄迫也故提有安舒之意王提馬而走則節之而使安舒也易曰明出地上晉則晉有進趍之意諸侯于王則宜以進趍為事故諸侯晉馳者決圍而去馳驅而亟進也大夫于諸侯為卑宜以亟進為事故大夫馳尊者安舒卑者戚速其分然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其車既衆非多其員則有所不給故馭夫以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為之也貳車副車也從車謂屬車也使車謂使者所乘之車也三者皆公車也故分公馬而駕之駕謂以軥加馬治謂理其行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校之字從木從交交木為之所以校禽獸校而教之故有校馬此養王馬之官所以謂之校人也掌王馬之政令者曰馬政蓋政所以正之凡差次養乘之數足上毛下六馬之屬則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故也馬之屬既分而不同而所以駕亦異不可以不辨也故隨其類而差次之種馬則小馬之至良而可以為

種者也故玉路駕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雖皆良馬而又不及種馬之為尤良也故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道馬田路駕田馬若駑則馬之不良而人所賤者也故以駕役車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各以類而相從故皆曰一物也對毛馬物馬而言之則毛所謂齊毫也物所謂齊足齊力也司馬法曰宗廟齊毫尚純田事齊足尚疾戎事齊力尚強此其物豈可以不辨歟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廏廏一僕夫六廏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乘馬之乘去聲趣倉走反

頒良馬則頒之於圉師圉人趣馬馭夫僕夫也養之
乘之然後教也圉師乘馬則一人乘馬四馬也故乘
馬則一師圉人良馬匹一人一師則四圉也圉馬而養
之者圉也圉師所以教圉人養馬者也三乘為皁皁
一趣馬馬十二匹為皁皁所以係馬而養之者也趣
馬則趣走以養馬者也詩曰蹶惟趣馬故趣馬下士
皁一人三皁為繫則凡三十六匹繫一馭夫則中士
一人馬至三十六匹則數指多矣必聯繫而養之故
謂之繫繫與九兩繫民之繫同其養馬者又能制馬
之徐疾進退使惟我之聽故其官謂之馭夫六繫為
廄則凡二百一十六匹所以應乾之筴也以馬入而
已有役者以共其事故謂之廄廄一僕夫以其僕屬
於人而智足以帥其屬則謂之僕夫馭夫以中士為
之則僕夫其上士歟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馬六種
分為六廄凡千二百九十六匹矣六廄則王馬之數
少備馬故曰成校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

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良馬之數自二馬為麗麗馬一圉推而上之則八麗十有六匹八師一百二十八匹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以良馬一種有四百三十二匹倍三分而言之舉其成數故謂之三良馬之數也駑馬一物而必三良馬之數者以馬材之不良者充役事為多故也因其數之多寡設官以掌之亦有大小之序故良馬自圉師至於校人則以中大夫為之其官則為稍尊駑馬則自圉師至馭夫而止者以其材下於良馬故掌養乘之者兼其數而掌其事則官止於中士之馭夫而已以其良駑之不同設官凡以稱其物而已然趣馬則一馭夫掌之蓋亦兼總于校人矣五良一駑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馬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十有二閑備天數也馬六種者以六馬分而充十二閑也邦國六閑馬四種則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并駑馬為四種也卿大夫有田馬并駑馬為二種諸侯六閑則半於天子也卿大夫四閑則殺於諸侯也此尊卑小大而為之差也詩人以騋牝三千美衛文公以駉駉牡馬頌魯僖公則先王之設官天子諸侯卿大夫之馬其數至於如此者亦以政事修故也凡馬特居四之一者特謂牝特故詩共姜謂共伯亦曰實維我特特居四之一則三牝也欲其生之衆也馬祖天駟也房星為天駟馬資之以生春者生之時也故祭馬祖馬二歲為駒駒弱血氣未定其為乘匹傷之也故執之先牧始養馬者頒馬謂夏始庌馬頒之於庌也攻特為其相蹄齧不可乘用也馬社謂始乘馬者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廄之時也故祭馬社臧僕則簡馭者簡其臧亦簡其或不臧也秋物成之時故可臧僕馬步為馬禱行也冬則大閱之

時也故祭馬步講馭夫者五馭有法講其藝也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謂齊毫也如詩之六月所謂比物四驪頒之有駜所謂駜彼乗黄凡此皆齊毫也爾雅言祭宗廟齊毫而此於朝覲會同亦毛馬者承賓如祭神故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者謂以馬賜遺而校人則飾之馭者執策而從之也凡賓客受其幣馬謂諸侯享王庭實之馬也驅逆之車田僕設之而校人帥之也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黄駒以中國將事於四海故也黄者中之色駒之為物可以致遠且使人將事貴誠焉故校人飾之也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則或以賜諸侯非特私覿也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則所謂齊足齊力也然爾雅言戎事齊力田獵齊足蓋戎事非不齊足以齊力為主田獵非不齊力以齊足為主也等馭夫之禄者校人之屬自趣馬至圉師皆有禄舉馭夫以見之也宮中之稍食則王馬有養乗於田者故也

周禮詳解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二十九

宋 王昭禹 撰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說始銳反治直吏反

掌贊正良馬者贊校人校人掌王馬之政頒良馬而養乘之則有所正矣趣馬則贊之而已齊其飲食所以養之使無饑渴害之也簡其六節所以閑之分二十六種之等也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以其養而閑之如此掌駕說之頒者駕以行說以止有勞使之節故以敘而頒之也辨四時之

居治者居謂牧庌所處之宜也治謂執駒攻特之屬也以聽馭夫維馭夫之所役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相息諒反注同賈音嫁粥音育

巫通上下為人交神者也巫馬以下士二人為之蓋以知馬之祟故以巫名官掌養疾馬而乘治之者馬疾則不可以乘用故養之然其疾之所在為難知必驅步之以發其疾而後可驗而療故乘治之乘謂驗步以知其疾而治之也若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是已相醫而藥者蓋其屬有醫四人其治疾則亦以藥攻馬然醫馬疾大抵以獸醫為主巫馬之用藥亦以相醫而已攻馬疾者攻謂繫而治之也蓋其疾有藥不足以療之者乃用攻馬猶瘍醫所謂以五毒攻之也受財於校人以資醫馬之費也馬死則以其賈

粥之以其屬有賈一人以知其直也入其布於校人則以備馬費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中音仲

牧人牧六牲而阜蕃其物牧師掌牧地則牧人掌其物而牧師掌其地也皆有厲禁而頒之者有厲以防其妄入有禁以止其非法則頒其地於牧人也中春則陰陽交萬物發生之時故通淫以合馬之牝牡月令所謂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是也孟春焚牧則以除陳草而生新所以備馬食也凡田事贊焚萊則贊山澤之虞也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

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佚音逸駣音兆上時掌反

下士閑二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而名官曰廋人者廋隱也以閑者馬之所隱故也掌十有二閑之政教則政以正之教以導之也阜馬者養而阜之也佚特者佚而蓄之也教駣者教而成之也攻駒者攻而治之也及祭馬祖至圉馬見新經謂之閑之先牧則始為閑以養馬者也與校人所謂夏祭先牧異矣正校人員選見新經馬地類也龍天類也馬出其類疑其龍也故八尺以上則稱龍月令言駕蒼龍之類以此駕人所賤則人所貴者必高其賈以來之故馬七尺以上則稱騋若夫六尺以上則非龍非騋也適當其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賔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

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故掌養馬芻牧之事圉人良馬匹一人受教於圉師者也以役圉師凡賔客喪紀牽馬入陳者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則賔客之馬王所以賜之也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則喪紀之馬遣車所用也圉人牽馬而入陳馬廞馬亦如之則亦牽入陳之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閩亡巾反貉孟白反畜許六反

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内曰兾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栢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會古外反藪素口反區起俱反浸子鴆反湛直咸反又音沈華胡化反圃布古反滎戶扃反溠音詐枲思似反沂魚祈反沭音述泲子禮反盧維註作雷雍又如字雍於用反汭如銳反貕音兮紆音迂潞音

路虜喚胡反池徒多反
嘔烏侯反淶郎才反

夫天之所生地之所成其才為可用其備為可食盈乎天地之間者無非物也職方氏能辨人民財用穀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惟知其數要然後可以同其事惟知其利害然後可以同其利事之有條謂之貫凡可以生養人者謂之利蓋能辨其數要故能作其事惟作其事故能同其貫周知其利害致其利也惟致其利故能同其利此辨九州之國而同其貫利所以在於辨人民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之處也九州之東西南北之異異方山澤川浸之異宜男女異數玉石異產黍稷稻粱之異種丹漆絲枲之異利能辨之如此則雖廣谷大川異致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而先王則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彼其嗜欲好惡雖不同而同於作其事則一也彼其財

物有無雖不同而同於致其利則一也夫是謂不同而同之歟然而其山其澤其川其浸則舉其大者如此也其利其畜其穀則舉其利而宜者如此也山澤川浸材物之利其產自然賴人力者以六畜五穀之利有待於人而賴其力者為多故言山澤川浸於民之前而言畜穀於民之後者其序如此九州之山皆言其山鎮者蓋國主山川而保之山之大者可以鎮安其地也揚州山鎮曰會稽昔太史公以為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也荆之山鎮曰衡山荆正南也地下嶽高如衡適平也豫之山鎮曰華山以山在華陰指所生物言之也青曰沂山以沂水出於此也兖曰岱山以易姓則於此告代也雍曰嶽山以巡所守則於此問事考言也幽曰醫無閭無閭遼東之地名其俗則善醫也冀曰霍山以其地名之也并曰恒山并州正北方而北者復命之地也其澤藪者水所鍾曰澤澤草所生曰藪自揚之具區

至并之昭餘祁亦各以其地而名之也以達水者謂之川其川三江則禹貢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其川江漢則禹貢荊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詩所謂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也其川滎雒則禹貢豫州所謂伊雒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是也其川淮泗則禹貢所謂道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是也其川河泲則禹貢所謂濟河惟兖州是也其川涇汭則禹貢雍州所謂涇屬渭汭是也其川河泲幽之川亦與兖同者蓋兖在河東北二州相連皆有河泲也蓋禹貢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則幽兖皆河泲所經之地也其川漳則禹貢冀州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是也其川虖池嘔夷先儒謂虖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也以水浸田謂之浸自揚之其浸五湖以至并之淶易者皆其地之水可引以浸灌者也然涇漳之屬後世更引以浸焉荊民之利丹銀齒革豫之其利林漆絲枲青兖之其利蒲魚雍之其

利玉石幽之其利魚鹽冀之其利松栢并之其利布帛以禹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則金錫竹箭固揚州所產也荆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以及夫礪砥砮丹則丹銀齒革固荆州所產也豫之厥貢漆絲絺紵則林漆絲枲固豫之所產也然則餘州皆以其地所產之多者而言之也以此推之則九州之男女異數穀畜異宜皆據當時所辨而計之者其大概如是也然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兖而終於雍職方氏則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治水則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由兖至雍而止也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化自北而南為遠故關雎鵲巢之詩分為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於南國德化之所及以遠為至也始於揚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荆則以荆在正南終於并州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且禹別九州載於禹貢則堯之時固九州矣至舜分青

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大司馬謂之九畿者以施邦國之政職正其地之大小為主故也職方氏謂之九服者以制職貢賦之服王事為主故也惟其施政職正其地之大小故謂之國畿以別於邦國之畿也惟其制職貢使之服王事故謂之王畿以言其小大相維莫不屬於王也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至方百里則百男者蓋邦國有正封之地有廣封之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正封也諸公之封疆方五百里

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方百里此廣封也職方氏兼廣封之地而計之故與大司徒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同也夫禹之治水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而禹貢自甸服至荒服五服各面五百里則凡方五千里矣周官之制自王畿千里之外由侯服以至藩服皆方五百里而已以邦國千里之地而以開方言之則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故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蓋方五百里則面二百五十里而四公之地凡面一千里也方四百里則六侯而六侯之地凡面一千二百里方三百里則七伯而七伯之地凡面千五十里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而二十五子之地凡面二千五百里方百里則百男而百男之地凡面三千五百里矣合五等之國其地方面方有七百五十里則千里之地開方為方百里者百然後足以容之也然王制言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而與周官之制不同者蓋

守則使各當其分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故以攷乃職事有所受而聽上者職也戒以攷焉則慮其有曠職矣有所作而行之者事也戒以攷焉則慮其有廢事矣無敢不敬戒者敬則不敢懈怠而違命也戒則不敢怠忽而荒政也國有大刑者違其所戒則刑之所取也戒以國有大刑則非小常刑而已致其嚴之至也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者以職方氏掌天下之地故於王所行則先道以帥其屬而巡其前日所戒四方之令也若王國巡狩則衆國諸侯各隨四方分四時而來見故謂之殷國殷國則王亦出而與之會為壇於國外以命事職方氏亦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故曰亦如之掌客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則諸侯殷國其禮亦與巡狩同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

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相去聲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則輔成司徒建造之而已大司徒掌土宜之法而土方氏亦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則輔相司徒草人任土糞種之事而已司徒草人所掌止於王畿而土方氏所掌則盡於四方故名官以土方氏馬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則邦國賴之以有其居此豫之利建侯之事也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則萬民之賴以有其宅此臨之容民之事也故巡狩使樹王舍邦國都鄙有其民居有其民宅然後上得保其居而安其宅故也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食音嗣）

遠方之民則四夷之民在遠方者也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來者諭德延譽以求之也致方貢則致遠方所貢之物猶所謂西旅厎貢厥獒也致遠物則致遠方所獻之物猶所謂無有遠邇畢獻方物也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則世一見各以其所貴為之先也遠方有所獻之物則猶六服諸侯之獻國珍是也貢以致其臣子之禮獻以達其享上之誠懷方氏則致之使自至而已送逆之所以送往而迎來也達之以節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也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送逆之以為之禮達之以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有所資賴此所以

懷之也名官謂之懷方氏其以此與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好呼報反

通其財利同其數器一其度量使無異事除其怨惡同其好善使無異情此所以合之也懷之然後可合此合方氏所以次於懷方氏之後也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道路所以通往來達之則往來有不窮之通矣千夫之才謂之財和而制之謂之利財利出於土地之所生而有無多寡常不能以相資通之則有無懋遷而多寡相濟矣十百千萬之所計謂之數吉凶禮樂之所用謂之器尊卑異數貴賤異器無以同之則卑或得以踰尊賤或得以越貴惟有以同之使無異焉則自一命至於九命者莫非

數之所由制凡用於冠昏喪祭飲食之器者無非禮之所寓物名以明分守以嚴而僭竊之患無自啓矣體有長短撿以度物有多寡校以量無以一之則長短有時而不齊多寡有時而不均姦緣以生偽因以起惟有以一之而使不貳則民之私欲不得行而童子適市亦無敢肆欺於其間矣然於數器言同而度量言一者記曰一道德以同風俗書於亂臣言同心同德於臣三千言一心則一之然後能同矣一者同之始同者一之終數器度量皆一而同之然以數器比度量則數器尤禮之所重故於數器言同而度量言一也質人曰同其度量一其淳制比淳制而度量又重於淳制故也生於心而有所恨者怨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無以除之則無良者或相怨於一方惡積者或至於大而滅身惟有以除之則惡將有所改而遷善怨不敢妄作而當理矣情之所樂謂之好性之所欲謂之善好出於情而見乎物善出於性

而至乎道苟役物以為好則好失之僻離道以為善則善失之奇好僻而善奇則異政殊俗之所由作欲以中國為一人其可乎故必有以同之然先王不貴異物不寶遠物不殖貨利不邇聲色是以教而同其好也作奇技者誅被異服者誅靡者抑之使微害者禁之使亡此以法而同其好也聯之以師儒而教誘協乎上聯之以朋友而講習比乎下諸侯必受命於天子然後為學卿大夫必受法於司徒然後為教此以教同其善也事親不孝事長不悌造言而不信亂民而不治則糾之以八刑言偽而辨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學非而博則嚴之以四誅此以刑同其行也惟同之如是則道德奚患乎不一風俗奚患乎不同哉名官以合方氏殆謂是與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

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先王之於遠方之人民有以懷而來之然後可以合而聚之有以合而聚之然後可以訓而道之此訓方氏所以次於合方氏之後歟掌道四方之政事者道其君所行之政事也凡有所正者皆政也凡有所作者皆事也政為大事為小孔子問冉有退朝何晏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此政事之辨也與其上下之志者上而君下而臣其志皆道焉傳則或出於衆人之所傳道則或出於一人之所道誦四方之傳道則將以所聞至於推而行之然後可以為治矣與孟子為王誦之同意訓方氏於誦皆以告王也正歲則取其可以訓四方者布告之新物謂新所用之物也觀新物則將以觀民之好惡者正歲者一歲之所始新物者民情之所尚以一歲之始而觀民情之所尚將以訓其志趣好惡也

地而制其域自諸公而下逓至於子男其封疆各有多寡之數形方氏又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則形方氏之所掌凡以成大司徒之所建而已謂之正其封疆則非特制之地域而已又正之使各止於一而無侵土攘奪也無有華離之地者析而不絕為華絕而不屬為離有華離之地則封疆不正使其相絕則無華也使其相屬則無離也見新傳以小事大者智也以大比小者仁也仁智交修而不釁此萬邦之所以協和歟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山林川澤皆有虞衡而山師川師又設於夏官者則以其所掌有及於邦國故也新經云云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邍原同

大司徒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而辨其邦國都邑之數而溝封之而邍師所掌如此亦以輔成司徒之事而已新經云云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慝他得反

匡之言正也大司馬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所以正其地之大小也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所以正其慝之輕

重也若夫使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必有法則以正之而已此匡人所以達法則以匡邦國也法即大宰所謂以八法治官府者是也則即大宰所謂以八則治都鄙者是也八法雖以治官府為主八則雖以治都鄙為主其於治邦國亦如是而已匡人則用所以治官府都鄙者推而達之以正邦國而已行人十有二歲所以修法則者修此故也而觀其慝者惡之隱乎內謂之慝雖未著而其兆已有可見之迹匡人則觀而知之盖其職以達法則匡邦國為事其有違法則而不正者推此則其慝可觀矣然觀其慝者亦將以止其惡於方然銷禍患於未萌矣故能使之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盖偏不正乃至於反陂不正乃至於側無偏乃能無反無陂乃能無側然則使無敢反側乃歸於正直矣邦國無反側之慝而惟正直之歸則又孰敢不來享孰敢不來王則聽王命者亦其常矣

撣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語魚據反說音悅

夫君者民之唱上者下之儀唱嘿則民無應儀隱則下無效又況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外遠於萬里而王之志意政事苟無人以宣布通達之於外則邦國之遠亦不能無壅遏之患矣此撣人之職所由設也撣之字從手從覃撣之為言取也所覃及乃能撣之取主之志意與國之政事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故也掌誦王志者心之所之者為志以述志者為言志存於心非言則不見誦志則誦王言之可以見志者也道國之政事謂王國之政事也王國其大則有政其小則有事其政之善則薰陶漸漬出於精神之運其事之善則立作興造形於經緯之際撣人取而道之則天下皆俛首傾聽入於耳而著於心

司馬掌政之官而凡車馬兵甲之事屬馬先王之政豈特施於近而已雖遠而邦國無所不施又況三等之采地列於王畿之四方而政之所施其可後乎此都家司馬之職所由立也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兵甲之戒令者士謂公卿大夫之子謂其適而已命者也庶子謂其庶而未命者也及其衆庶則凡在都之人民皆是以國法掌其政學則以師氏保氏大司樂所以教國子之法而掌其政學則以其學而後從政也蓋學所以致其道以道而施之政則物奚足應事奚足治哉此君子所以學優則仕學古入官而子産亦曰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苟爲安此則不學墻面蒞事惟煩此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以聽於國司馬者則以所掌者車馬兵甲之戒令故也國司馬謂大司馬兵甲之法出於大司馬故都司馬聽之家司馬亦如之者都司馬掌大都之士庶子也家司馬掌家邑亦如都司馬之

事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詳解卷三十

宋 王昭禹 撰

秋官司冦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冦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蓋德禮者治之本刑政者治之末末所以輔本也惟其任末而不知本此民所以至於免而無恥先王之治先之以德禮而輔之以政刑

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者邦國謂中國也四方謂四夷邦國政之所加故曰刑邦國詳於近故也四方則有威讓之令有文誥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戎增修於德而已故曰詰四方畧於遠故也太宰刑典言以詰邦國以刑百官而大司寇言刑邦國詰四方者太宰之於刑建其書以道佐王故詳於內而畧於遠也司寇任其事以法佐王故詳於外而略於近也此所以不同刑新國用輕典者舊染汙俗不可疾正姑徐教之則以其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宜以柔道乂之也刑平國用中典者已安已治既富既庶陶冶被服莫不辯治則以其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宜以平直乂之也刑亂國用重典者殲厥渠魁滅其強梗以威克愛以義勝仁則以其頑昏暴悖不可教化宜以剛乂之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蓋謂此也然則治時不同而有三國之異以俗異之也刑書不同而有三典之異者以德異之也有久近之教斯有缺成之

俗有訣成之俗斯有平亂之國先王於是以德制刑以待三國之不同也三德所以趨時三典所以立德先王何嘗容心於其間哉猶之權衡應物而已然則先王之制刑罰一輕一重非特此也有權一世而為輕重者書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之謂也有權一人而為輕重者書所謂上刑適輕下服是也有權一國而為輕重者司寇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之類是也呂刑之言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其言有倫正謂此也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守劉音狩愿音願

野刑施於六遂者也軍刑施於軍旅者也鄉刑施於六鄉者也官刑施於官府者也國刑施於王國者也

野刑所以弼事也民知即功則事官之事成矣力所以致功也故所尚者功而所糾者在力軍刑所以弼政也而下知用命則政官之政成矣守所以致命也故所上者命而所糾者在守鄉刑所以弼教也民知務德則教官之教成矣孝所以致德也故所上者德而所糾者在孝官刑所以弼治也官惟其能則治官之治成矣職所以致能也故所上者能而所糾者在職國刑則正以刑為主也以教祗德而使之不諕而已豈徒以鞭扑殺戮為事哉故所上者愿而所糾者在暴蓋失愿而暴刑所取也凡此五刑以六官攷之而不及於禮者蓋禮之施於萬民者在教而已謂之糾萬民則刑之所施以賊者為主故也先野刑而後至於國刑者刑之所施先遠而後近先外而後內與書序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同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

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罷音皮注下皆同寘之豉反又音示

以兩儀言之則乾為圜以五則言之則規為圜獄而謂之圜土有生養而主乎仁之意非苟寘之也罷民不能自强以禮者也故有至於罪以至於罪而害人唯其過矣故寘之圜土凡以聚而教之也施職事焉謂以其所能役使之也所以勞苦之使知自强以明刑恥之謂書其罪惡以著之於背也所以汚辱之使知自好彼知自强則厭勞苦而思就顯榮矣則向之失者今也皆洗滌自新遷善從義斯釋之可也故其能改者反於中國方其寘之圜土猶外之中國也其能改者出之而無復圜土之拘制所謂反之於中國也且其収之也三讓而罰而歸之於圜土及與其能改亦不可以一日而足故不齒於倫類者三年三年

無違亦已久矣則歸之倫類以序之而復於平民也先王於罷民宥而教之可謂至矣然有不能改而又造焉者殺之可謂義也故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聚而教之者仁出而殺之者義也圜土之法一設而先王之仁義兩存則孰不欲遠罪遷善哉其不能改而出焉者固無有矣特其立法也詳而曲為之防及此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則方舜之時以流宥五刑輕者外之中國也囚之圜土其意亦猶是與然時異則法異此其所以不同與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造七報反

兩造謂彼已有辨而皆至於公也訟者言於公也訟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入束矢以自明其直而矢之為利直行者也不直則入其矢亦所以懲不直知所懲則訟何患於滋

而不禁乎古之於訟謂之聽者以聽其聲為主也其来自外受之自内我無加損焉因彼而已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此之謂也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劑子隨反

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事於訟訟而不已者必至於獄以其至於獄也必有簡然後聽之故書曰無簡不聽兩劑書也兩劑彼已各具其獄辭之書也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入鈞金則以自明其不可變然後聽之而金之為物則堅剛而不變故也必三日而後辨者重致民於獄也書曰聽獄之兩辭記曰有旨無簡不聽所謂簡者非特劑也舉劑以見類焉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

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桎音質梏古毒反

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則嘉者合禮之善也罷民不能自强以禮坐諸嘉石以辨治之則使之自省而克己復禮也圜土之聚民謂之害人則以其已麗於法也嘉石之平罷民謂其有罪過而未麗於法則其得罪差輕於圜土也餘見雜傳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

情以定罪據事以制刑亦當因時而為之變通矣噬嗑之明罰勑法賁之無敢折獄豐之折獄致刑中孚之議獄緩死大司徒以荒政而緩刑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則刑雖有常刑亦量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為事故也其布刑也亦與太宰之布治司徒之布教司馬之布政同意且民不可使覿刑先王必懸刑象使民觀之者盖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苟匿為物而愚不識及陷於罪又從而刑之不幾於罔民乎其使民觀象者凡使民知所避而已豈覿刑之意哉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約於妙反　會古外反

司民之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所謂邦國之大盟約者此也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

盟約以質信則亦一成而不可變也故大司寇涖其盟書違盟約則刑所取亦刑官之事也登於天府保藏之與寶鎮寶器民數穀數同也古之盟也必質明神晏子仰天而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則盟約之所主天寔司之也太史內史司會皆受其貳而藏之各以攷事焉非特備失亡而已司約之言六官辟藏亦謂此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斷丁亂反弊必世反

凡有情者不能無爭凡有爭心者不能無獄訟雖貴賤之異勢尊卑之殊分是非之相攻利害之相仍爭而不已或至於訟訟而不已或至於獄先王為之剖決不嘗若辨白黑若數一二者盖各以其事類定而

散齋也百官則凡官府之執事者皆是也百族則凡百百官之族姓與祭者皆是也太宰之祀五帝則戒百官大司寇涖之而已至於百族則大司寇又戒之也吾王方致其精意以交乎神則百官之執事百族之於祭可不致其嚴乎記曰獻命庫門之内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所謂百姓則百族也於百官言誓於百族言戒亦互見也夫精禋之所盡主之心進於道矣誓戒之所嚴臣之心進於禮矣誓之至矣有不用誓者則司寇之刑從而加其慢誓者焉戒之至矣有不用戒者則司寇之刑從而加其弛戒焉必使司寇涖誓而斷焉則致百官百族於刑之中義也且夫莫親於王猶親立於澤中以聽誓戒況夫卑之為臣屬者乎莫卑於遂師於祭祀且猶審其誓戒況夫貴之為官族者乎惟其如是然後可以佐王之禋祀也於天地二官未嘗言禋則所以佐王事上帝者有在於此蓋治教之官佐王以道於所事意不期精

粗馬刑官以草污濊而除之則致意之精正在是也及納享前王祭之日亦如之者納亨則受牲於鑊以亨也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方是時也治官以宰制斟酌贊王而刑官先馬俾王從欲以治則刑先之而四方莫不順從無敢慢故也太宰稱祀而司寇稱祭之日者宰天官以道佐王事神故稱祀刑制人之形馬故稱祭奉其明水火者明水謂以鑒取水於月也明火謂以燧取火於日也新經云云書曰明清於單辭此以刑官明清之事也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與大祭祀前王同義亦期於無刑之意也大軍旅涖戮於社者弗用命戮於社涖戮刑官之事也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者止使人毋敢干焉刑官之事也盖先王之用刑亦使人易避而難犯刑官之佐王亦以是也小司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事在國中而已大司寇言邦則非特國中也事之所在通國野焉

小司冦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冦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王朝有三有内朝有治朝有外朝外朝在庫門之外而致萬民以詢事之朝也詢者徧咨之謂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謂大同則所謂致萬民而詢者卿士庶人無不在也詢及於庶民則其謀也徧矣故以致萬民爲主也國危則謀安矣若周公之討亂是也國遷則謀居矣若盤庚之遷都是也立君則謀嗣矣若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是

也新經云云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則先貴後賤先上後下謀在衆也志在王也以衆輔志則以衆謀而輔王之志也弊謀則以衆謀為稽而弊之於王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亦若此而已矣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訊音信

五刑則司刑所謂墨也劓也宮也刖也殺也聽訟則其是非曲直能審能克也能聽獄訟然後於有罪者而麗之於法以附於刑也既得其罪附於刑矣又從而用情以訊之恐其非心服而從也新經云云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蚩蚩之民汩於利害之塗域於是非之境爭心不已至於獄訟先王於訟則聽之以兩造於獄則聽之以兩劑善良於此欲以正勝姦偽於此欲以幸免彼其正勝幸免之心藏於深情厚貌之際必也以言訊之以以情求之其聽有五而大概以辭為主蓋心者形之君辭者心之聲心聲發於中而不能掩之於外其情安能廋哉此所以合氣色耳目之聽而同謂之五聲矣其辭信矣則色定氣舒耳目之視聽不亂其辭偽矣則色變氣短耳目之視聽皆失以此聽訟則民之情偽尚安所逃哉惟皆以辭為主故一曰辭聽聽其辭而因察其色以色著乎顏而為心之表故也彼脅肩諂笑者有愧於心則其色赧然則察其色固足以得其心矣故二曰色聽以色為未足又察其氣以氣充於體而為心之運故也彼行有不慊於心則氣為

之餧則察其氣亦足以得其心矣故三曰氣聽耳目
者心之樞機則心之情僞亦寓於耳目視聽之際察
其視聽亦足以得其心矣探其本而言之則惟耳本
於立始而先五官而生即其用而言之惟耳為能無
待而先五官而聞故天一生水而耳屬之地二生
火而目屬之此所以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也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
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
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新經云云親謂王之親族也故謂王之故舊也賢謂
有德行者也能謂有道藝者也功謂臣之有大功者
也貴謂臣之有爵位也勤謂羣吏之勤於事者也賓
謂四方之賓客者也以王之親故則不可以衆人同

例以國之賢能則不可以與庸常同科有功則或可以掩過在貴則不可以遽淩辱吏之勤勞則不可以沮抑吏之尊貴則宜有以優異此所以用八辟以議之也然以皐陶為士而瞽瞍殺人舜不敢赦必至遵海而逃然後可其議之大概可知矣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七賜反斷丁亂反

先王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與其有不辜之殺寧有不經之失故民之麗於刑而在所棄者猶不忍置之死地尚冀有以生之焉此所以用三刺以斷庶民獄訟之中也刺殺也訊之於臣吏萬民衆人皆曰可殺

然後殺之則殺者非我因彼而已如刺之於物物觸之而後刺其刺無不當矣故不曰殺而曰刺必曰三刺而後斷則凡以求其事實而已中者事實之書也與天府謂之治中告天謂之升中同意以宰夫攷之羣吏非大夫以上則所謂羣臣者大夫以上也羣吏者士以下也訊羣臣羣吏然後訊萬民者則臣吏能循民志而達之故也聽民之所刺宥司刺所謂三刺三宥之法是也聽民之所刺則衆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也聽民之所宥則衆人皆曰可宥然後宥之也刑者上之所制以服於下而下有罪附於刑者宜無不服也上服則服刑之重者也下服則服刑之輕者也謂之上服下服則猶舜典之言五刑有服呂刑之言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者同也記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此刺宥所以必聽於民凡與衆共之而已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鑊户郭反辟皮亦反

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故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新經云云蓋木仁也火禮也以木爨火則以仁出禮也鑊義也水知也實鑊水則以知充義也舜戒臯陶曰惟明克允穆王之呂刑曰哲人惟刑則用刑者尤賴於智此刑官所以貴乎以智充仁而成乎以仁出禮之事也蓋禮與刑相為表裏失禮則刑之所恥也以義用刑者苟無智以充其義則輕重失其厚淺深失其量智之於刑其可少乎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

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則小司寇非特前王又為王闢道也亦刑先之意大司寇大軍旅涖戮於社故

小司寇小師涖戮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故
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言邦則通邑都焉言
國則主於
國中而已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
之

民生自天天實有司之者先王必有以報其生養之
功冬物成之時故孟冬祀司民焉方祀司民則司寇
獻民數於王者以民之多寡實天降也刑之繁省致
天討也人之所為凡以奉成天之所為而已未嘗私
焉有以照之於天也王拜而受則重數也司會冢宰
以制國用而王則圖國用而進退之者蓋圖者圖其
大計也制則事為之備也圖其大計者君之事也事
為之制者臣之事也人君不圖而退之人臣不敢擅

殺物而損禮此無他上之所主者要下之所治者詳故也如此則內史司會冡宰雖事為之制而盈虛緩急之度開闔斂散之權一皆斷於王焉然以圖國用必言於司冦者以民之輕生而觸法冒死而犯刑者以其貧而已民之貧以上用度之侈賦斂之多而已用度侈而賦斂多以不知圖國用而制之故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

曰羣士刑官也刑官謂之士士事也察也治至於用刑非道也事而已直欲致其察故也自士師鄉士而下皆刑官故謂之羣士計獄者計其多寡之數也弊訟者察其情而斷之為不疑要其歸則計非不弊非不計各有攸當而已然於歲終令計獄弊訟則計獄者所以要其用而攷之也弊訟者所以草其弊而斷之也中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也登中於天府刑所以致天討故登於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書而有

慎用之意

正歳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鐸待洛反

正歳帥其屬而觀刑象與小宰帥其屬觀治象同意令觀刑象則慮其或不見也令以木鐸則慮其或不聞也刑官聞見之既審而猶有不用法則刑所取也故戒以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則令於士師鄉士以下使之稟法故也宣布於四方及邦國矣所宣布非一國也故言四方與行人言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同意憲刑禁則揭而示之使知所避也有刑必有禁所以左右刑罰而使不犯也命其屬則命刑官之

姓是以誥後之也若中篇誥民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則刑罰將致矣以五戒先之則引而導之使民無退而麗乎刑罰也以五戒後之則引而導之使民無進而麗乎刑罰也如此則固無麗罪之民矣誓若湯誓泰誓之類誥若康誥洛誥之類禁若遂人之田役掌其禁令糾若刑典之糾萬民也憲若布憲掌邦之刑禁是也新經云云軍旅會同田役則戒之於有事之時國中都鄙則戒之於無事之日毋使罪麗於民則軍旅為大會同次之田役次之先事而戒宜緩於有事而戒故國中都鄙又次之先國中後都鄙則自近以及遠與五禁同意此其序也然則誓之所用非特軍旅也而軍旅為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也而以田役為主宮中官府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誥也糾也憲也亦若是而已矣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比毗志反追如字又張類反胥如字又思敘反

六鄉之內其居則有州黨族閭比其民則有什伍合州黨族閭比者以比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合其人民之什伍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也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又掌之使之相安相受故也去其害人者則使之相安使州里任焉而舍之則使之相受以居處則相安而不相疾以往來相受而不相拒則可以無事矣無事而相安相受然後有事而可以同其憂患焉比追胥同盜賊之事於是乎作矣以施刑罰慶賞則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也士師掌刑故使之相安而已

終始無虧之謂成八成者以我之成法成物之虧而已官府之八成則其經治之成法也士師之八成則其正亂之成法也經治之成法在德故德成於此而衆治之虧者理焉正亂之成法在刑故刑成於此而衆亂之虧者懲焉邦汋謂汋邦事之輕重緩急所在為鄉背出入者也邦賊謂小人作於內而為邦賊者也邦諜謂姦人來於外而為諜也賊則逆亂也諜則反間也犯邦令則犯而違之也撟邦令則撟而造之也為邦盜則竊取國之寶藏者也為邦朋則為私黨以亂民也為邦誣則造訛言以惑衆也先王之時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風俗患夫姦人所以為禍本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以使士師掌之俟其類至則從而治之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所以防其芽蘖者豈不至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穀不熟為凶凶甚則為荒若邦凶而至荒則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之事因而有辨矣故以荒辯之法治焉夫移民則若梁惠王移其民於河東也通財則若晉饑秦輸之粟也糾守則糾四封之守以防寇警也緩刑則以刑雖不可去亦緩之而不急也小行人言若國凶荒令賙委之則概指諸侯之國也故言國以別邦焉今此言邦凶荒以荒辨之法治之則凶荒徧邦然後以荒辨之法治之故言邦以別邑都焉荒政無糾守而有去幾今此無去幾而有糾守王責諸侯以守故可以去幾邦國為王守則有糾守而已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㓨珥則奉犬牲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於

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傳音附約於妙反盥音貫洎其器反又音冀刉音機又音奇珥而志反要平聲會古外反

傳謂地傳別謂判書約謂書其期約也劑謂為之要書也以財獄訟者必有傳別約劑然後其實僞可正也民知此則無敢苟簡於其始而獄訟由之以省也易之訟言君子以作事謀始殆謂是也勝國之社亡殷之社是也故祭則以士師為之尸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故士師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以燕出入非大事故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者沃盥所以致潔而除汚穢尸神像也王事神者也沃尸及王盥以

潔除汚穢相天及王事者也刑官之事如此故使士
師沃尸及王盥也不言禋祀則精意以享非士師所
及也洎鑊水者小司寇實鑊水士師續司寇之事而
終也洎從水從自以物為自而加以水也刉珥釁禮
之事也用牲毛者曰刉用羽者曰珥比大祭此又為小
[illegible]故士師刉珥則奉犬牲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
[illegible]者大司寇小司寇言使帥其屬非必親帥之
[illegible]士師言帥其屬則親蹕矣尊卑之序也大司寇蹕
[illegible]國邑小司寇蹕國事止於國中故士師蹕
王宮[illegible]所蹕者彌狹矣禁逆軍旅則使之無犯也
[illegible]之則治軍旅以嚴為主也然亦非軍之大
事歲終則令正要會謂小司寇正歲乃命其屬入會
故也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者國謂王
國郊野則鄉遂也內而王國外而郊野士師於正歲
則帥其屬而憲禁令
亦使之無犯故也